

(上接第5版)

中国动画学派新探索

◎ 邹靖(《长安三万里》《聊斋:兰若寺》《林冲:风雪山神庙》导演):
创作者必须保持非常强的时代敏感性



观众喜好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。昨天的好故事,放到今天,观众也许会感到枯燥。今天的好电影放到未来,观众也许同样会有新的看法。一个创作者必须保持非常强的时代敏感性,对人心的变化、时事和创作理念的变化都要十分警觉,并且要把这种警觉体现在故事中。

从另一个角度讲,今天的电影工作者在追逐“快”的过程中,还要思考“慢”的意义。观众在快速

的审美迭代中,获得了释然的快感,很多人感到兴奋,但也会感到疲惫。也许电影人的职责是让那些疲惫的心灵往回看。

《风雪山神庙》是追光动画要讲的下一个故事。在这部电影中,我们塑造了一个粗砺血性又充满现代动感的水浒世界,用极其风格化的表达,再现那些绿林好汉的风采,并试图在风雪的咆哮中,在温情、冷笑和哭泣之间,走入人性的深处。

◎ 周浩然(《去你的岛》导演):
动画是多元包容、无限可能的电影艺术



回望《去你的岛》的创作历程,作为曾经在这片土地上耕种过的农夫,我有一些心得。

首先,奇幻与现实的气质要提前考虑明白,我们采用话梅糖式的叙述方式,即开篇童话,随着剧情推进,现实的酸涩厚重逐渐显露,完成从浪漫的童话到现实主义的自然过渡。

其次,现实主义动画的表演富有挑战性,动画擅长展现夸张的表演,却不擅长刻画人物细腻的情

绪。在大量参考拍摄的同时,邀请演员协助创作、配音演员提前介入是个办法。

最后,坚守我们动画的视角。回避现实议题,会让这一类的故事失去力量;而一味地照搬现实,则会失去我们动画独有的浪漫和少年气。动画从来不是单一的题材标签,而是多元包容、无限可能的电影艺术。伴随新技术的发展,动画创作的成本也将大幅地优化。

◎ 陆锦明:(“猪猪侠”系列导演):
创作要让所有人在同一个故事里找到自己的位置



今天的中国动画还有另外一个艰巨任务,是把当下创造的中国原创角色和故事,变成可以持续生长的文化记忆。

“猪猪侠”正是这样的角色,它诞生于当代,来自今天人们的生活。最近我创作《猪猪侠》新电影时,在思考这个系列最应该保留的内核是什么? 20年前那句“聪明勇敢有力气,我真的羡慕我自己”,这两年在网络很火。观众小时候觉得它只是一句普通的口号,但他们长大后遇到困难时再听到,就像一句很久没有人对自己提起的鼓励。还

有“猪猪侠”的表情包,除了萌贱可爱的动态,最火的是人间清醒和不内耗的传达。

创作不是追求所有人读懂一个意思,而是让所有人在同一个故事里找到自己的位置,小孩要的是坏人被打倒、密度很高的“爽感”;年轻人要的是先憋住再点着的“燃”;父母需要的是猜不到的反转。前辈们留下的不只是水墨、剪纸、木偶等动画风格,还有怎么从自己生活里找到灵感,不重复自己、不模仿别人,用中国的方式讲中国的故事。

◎ 秦振贵(中宣部电影局副局长、
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、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):
将青年的“锐气”沉淀为创作的“底气”
把一时感性的表达冲动转化为持久的艺术创造力



每一次“新力量”的相聚,都是观察中国电影演进的一扇窗口。今天,众多年轻的面孔带着鲜活的作品与独到的思考汇聚于此。新力量的拔节生长,为中国电影注入了丰富的题材与鲜明的表达,也不断拓宽着我们对电影艺术的认知边界。面对瞬息万变的行业图景,如何将青年的“锐气”沉淀为创作的“底气”,把一时感性的表达冲动转化为持久的艺术创造力,是本届论坛留给我们的核心命题。

在与观众的共情共鸣中扎根生活,要不断打开艺术想象的空间。今天,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正在重塑电影的生产方式、丰富电影的表现手段。对于新力量电影人来说,算法越是强大,人心越显珍贵;技术越是迭代,越需要锚定自身的艺术坐标。无论是真人电影还是动画电影,都需要创作者将文化的体

悟、生活的质感与前沿技术融会贯通,让技术真正听命于艺术,在故事、人物和影像中淬炼出独具魅力的艺术表达。新力量的“新”,理应体现在这样的开拓之中,体现在对既有经验的超越、对艺术边界的延展之中。

当然,这种开拓也需要整个行业的托举与护航。从一个灵感的萌发到一部作品的诞生,每一个环节都决定着创新能否真正落地生根。我们要为新题材、新表达和年轻创作者留足试错与成长的空间,推动创作、发行、放映各环节紧密协同,并通过电影与文旅、消费等领域的深度跨界融合,拓宽作品与观众相遇的渠道。唯有让创作的生态得到呵护,让探索的成果获得舞台,让用心做电影的人能够安心深耕,新力量才能生生不息,中国电影的高质量发展才会有后劲。

今天,我们紧紧围绕电影故事与中国形象、AI时代电影观、电影经济新版图、电影与变化中的观众、中国动画学派新探索五个板块进行了充分的交流。大鹏说,形势严峻,但是不要悲观;孙德顺说,要中国风时尚化年轻态,核心吸引力依然是电影本身;董润年说走出解构,进入建构时代;张彤说,建立清晰的受众意识;王义之说,我既要有娱乐性,又要有意义感;罗丽说,观众没有抛弃电影,只是在等待一部值得信任的作品;罗岳说,写作的本质是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……

今天的讨论留下了许多意犹未尽的思考,更期待大家在未来的创作实践中交出精彩答卷。面对时代之变,愿大家既有“弄潮儿向涛头立”的锐气,也有“板凳甘坐十年冷”的定力。

◎ 罗岳(“大头儿子天眼”系列电影总编剧):
国民动画IP需要适配新一代观众的认知和情感



取得巨大票房成功的动画影片,大多是依托传统神话或历史故事的再创作,与之相对扎根现代生活、完全原创的动画作品,突围之路依旧艰难。

中国动画应有山海神话,也要有万家灯火。二十多年间,《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》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《猪猪侠》《天眼》《熊出没》等一批扎根现实生活、贴近国人日常情感的原创动

画IP逐渐生长成型,收获了跨代际的社会影响力。

让这些国民动画IP获得持续的生命力,不能只靠形象和故事的简单重复,需要不断更新视角、融入时代话题、适配新一代观众的认知和情感。而衡量一部动画成功的也不只有票房和奖项,还有它是否在孩子心中播下了一颗种子。创作者怀揣童心去创作故事同样可以触动成年人的内心。

圆桌对谈第五组

第五组对谈主题为“中国动画学派新探索”。邹靖说,动画尤其重形式和想象力,故事内核其实很简单,关乎某一个人或几个人普遍的生命体验,是震惊、爱或仇恨,这才是

观众真正想看和购买的东西。创作中对观众真诚之外也要对自己真诚,每次选择都忠于自己内心,才能无限趋近好电影。

“我总感觉头在云朵里看月亮,看星星,

但是脚就一直在那片土地里。”周浩然分享了成长经历带给自己的视角。处理好奇幻与现实之间的平衡,是一直贯穿其创作的母题。做《去你的岛》时没有刻意回避那些现实当中很沉重的议题,而动画就像一个万花筒,照见现实的时候,加上了一层不违和的滤镜。

陆锦明介绍“猪猪侠”系列从DVD时代、电视台20分钟一集,到流媒体改成11分

钟,再到短剧的尝试和AIGC长剧,每次载体更迭都是一次创新,但唯一不变的是角色内核,并分裂出不同形象面向不同观众。

罗岳说《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》的IP核心是父子亲情,前六部更多写小头爸爸如何呵护、包容大头儿子,第七部要创新。他表示,“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”与“天眼”两大动画IP联动,让受众面更广了。可以融入成年职场的“内卷”、霸凌等话题,难的是改变

的度,要在守正中创新。

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亦水认为正是因为观众开始改变,中国动画电影才迎来了全年龄段受众。AI可以生成影像,但我们最重要的“是表达自己的经验、表达自己的情感”。“如果AI动画、AI漫剧能够创新发展,那一定是基于电影人对于艺术的追求和坚持”。